

父亲母亲

老妈的“亲戚”

老妈的亲戚,按理说跟我们一家都有关系,可事实上他们只和我妈有往来,或者说只认识我妈,跟她单线联络。

那天老妈打电话给我,住29楼的“侄女”给她送了好多黄瓜。她特别强调是住29楼的。据我了解,她在那栋楼里还有一个“侄女”,住在16楼。

老妈经常跟左邻右舍打招呼,也不管认识不认识。用她的话说,挨着住就是缘分。两年前的某一天,老妈在电梯里遇见一位中年女子,她提着大包小包像是搬家,一问果然刚搬来,住29楼。老妈主动帮她布置新家,还送了她一些小物件。中年女子感动极了,没过几天就给老妈送来一篮鸡蛋,老妈又回赠给她几袋自己做的牛肉干。中年女子跟老妈是家,都姓程。这下好了,女子改口叫她“姑姑”,两人越来越热络。

老妈人缘一向不错,听说“侄女”的女儿还没对象,就帮忙物色了一位帅气的小伙,两人很快喜结连理。“侄女”家来了客人,总要请“姑姑”坐上席。当“姑姑”的有一手好厨艺,隔三差五做些美食端给“侄女”一家享用。去年冬天,“侄女”去海南探亲,和“姑姑”三天两头视频聊天。老妈总说29楼的“侄女”跟她很亲。我至今没见过那位“表姐”的尊容,我的两位哥哥更是对那位“表妹”闻所未闻。

老妈那位住16楼的“侄女”,据说是一位教师。我猜测两人多半是在电梯或小区里认识的。老妈总说那位“侄女”太重感情了,上次她做了个小手术,人家买了一大包补品来家里探望。我表示很不理解:“为什么呀,她又不是您的亲侄女!”老妈这才说,那家的小孩喜欢吃汤圆、饺子,自己经常做了端过去,还给他

们家送咸菜、皮蛋等,一家人喜欢得很。可那些又值不了几个钱,老妈反复强调着,说那位“侄女”送她的补品太贵了,她内心很过意不去。

“她姓啥呀?”我随口问道。“跟我是本家呀,她见到我都是亲热地叫大姑。”老妈乐滋滋地对我说。

“也姓程呀?”我故意问她。老妈前后鼻音不分,经常把“陈”念作“程”。“姓陈,反正读音差不多,哎呀,你太较真了!”老妈对我的问题很不满。

据我所知,老妈还有一位在医院认的“侄女”,以及在小区附近认的一位“外甥”。老妈到底有多少“亲戚”,估计连她自己也不清楚,我也从不干涉她到处认亲。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么多“亲戚”,她的晚年生活才变得有滋有味。

□周成芳

同一屋檐

给孩子做饭也是福

晚饭后,几位老友一起散步,大家边走边聊。老张问老刘:“今天是周末,中午孩子们都来了吗?”老刘答:“来了,每周都来。”“他们回来帮忙做点儿什么吗?”“做啥呀?快吃饭了才到。按老伴儿的说法就是,都怪我们命不好,老了还得‘侍候’孩子。”老王不同意这种说法,说:“你们可别这么说,像咱们这个岁数,七老八十了还能‘侍候’孩子,这也是福。有的人心有余而力不足,想‘侍候’还办不到呢。”我听了,觉得有一定的道理。

每逢周末,一双儿女都要回来吃饭,每次都是我和老伴儿精心准备。吃饺子时,头一天晚上就把肉馅从冰柜中拿出来,第二天上午和面、剁菜、包饺子,等孩子们来时,饺子早已包好了。孩子们说:“等我们来了再包也不晚。”可我和老伴儿觉得在家无事,闲着也是闲着,何必非等他们来了再包呢?老伴儿笑着说:“你们能回来吃饭,就算孝顺我们了。”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,其乐融融,气氛格外好。

如今,虽说我们身体也有毛病,但并无大碍,还能给孩子们做顿饭吃,不是福气又是什么呢? □杨鸿恩



老夫老妻

一天吃过晚饭,刘婶叫老伴儿出去跳广场舞。老伴儿匆匆换上衣服,临走时对我说:“你把碗筷洗了再看电视。”我爽快地答应了。然而,此时电视上正在直播一场足球赛,我热衷看球,并没有急着去洗碗。晚上10时,球赛还没结束,老伴儿回来见桌上的碗筷放着没动,于是转身出门,还重重地关门,仿佛是故意让我听的。

看完球赛,我赶紧收拾碗筷。收拾完厨房,已经晚上11时多了,不见老伴儿回来,我就下楼去找她。我到小区里转了一圈,在花坛边的凳子上看到了老伴儿。路灯下,她坐在凳子上,眼角有泪,一副气呼



《藏手机》

□郑双宝

婆媳之间

多年婆媳成母女

我每每在厨房忙活,婆婆总不落忍我独自干活,就时不时地颤巍巍走进来,对我说:“我来搭把手吧。”我以前总是很客气地说:“妈,不用,不用,您去歇着吧。”婆婆就落寞地说:“我歇着没事干啊。”然后,就开始婆媳之间客气礼貌的一长串多年不变的对话。

这两年,我和婆婆之间随着岁月的流逝,也变得越来越不生分。不是有句话说嘛:多年婆媳成母女。

婆婆虽然已经是老人了,可心理年龄特别年轻,身体也一直挺好,从不把自己当成老人,对于时尚的现代化的东西也喜欢学习。比如微信,虽然学了就忘,总也学不全,但多少也了解了一些知识,于是我们讨论微信和朋友圈内容时,她也能搭上一些话了。

不惹老伴儿生气

呼的样子。见此情景,我想起前几日老伴儿生气的情景。

那天下午,我正和老友下棋,老伴儿打电话叫我去吃饭。我感觉不饿,就下了两盘才起身回家。一进家门,就见老伴儿气呼呼地坐在餐桌旁,桌上放着做好的饭菜。见我进门,老伴儿吼道:“请都请不动,你还知道回来呀!”起初,我没在意,说:“不就是回来晚了点儿吗,又咋啦?”没想到,这句话更惹恼了老伴儿,她火气冲天地说:“又咋啦?你说又咋啦!我在家里这么照顾你,你倒好,饭做好了,请都请不回来,我看你就别回来吃饭了,省得我等。”见老伴儿火气十足,我只好闷声吃了饭。

婆婆特别喜欢唱歌,在家人聚会场合从不扭捏,很乐于给大家献艺,唱几首自己拿手的歌。

收拾书柜时,我特意把婆婆最喜欢的《卡拉OK大家唱》这本书放在显眼的地方。果不其然,婆婆来后就倒腾书柜,一眼就看到了自己喜欢的这本书。于是把书拿出来,每天找自己喜欢的歌,煞有介事地抄歌词,还动员我也抄。我说:“妈,网上都有歌词,可以复制。”婆婆说:“如果能打印出来就好了。”我说:“好的,有时间就给您打印出来。”

对,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,一定要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。家里已经准备了打印机,公婆二老再来时,等婆婆一声令下,我就可以马上完成打印歌词的工作了。 □淡然涵凝

生活点滴

外孙“打工”

外孙今年14岁。学校放暑假了,老师鼓励学生们假期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,为社会、为家庭多做一些有益的事。因此,他决定暑假期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。

女儿对外孙说:“妈妈的店里正缺少帮手呢,摆摆货、守守摊,你能干得了。你数学学得好,还能算账。要不,你就到妈妈的店里来帮忙吧。”外孙有点儿不愿意,说:“妈,给你干活不就是白干吗?”女儿说:“怎么会白干呢?雇个外人还得给工钱呢,妈妈就是要把你当成外人。不过,对你的要求和外人也是一样的。”外孙说:“那好吧,一言为定。”

从那天开始,外孙每天到女儿的店里理货、打扫卫生、送货、守摊,干得不亦乐乎。外孙每干一天,女儿就给他一天的“工钱”,从不拖欠。外孙干了半个月后,说:“妈,看来干你们这一行也不容易呀,每天在店里盯这么长时间。”女儿说:“是呀,干什么都不容易。不过,只要有耐心、有毅力,适应了都能干好,这和学习是一样的,只要认真学,就一定能学好。”外孙说:“妈,我记住了。等开学后,我要把‘开店精神’用在学习上,把学习搞上去。”

外孙的话,让女儿很高兴。她说:“让儿子给自己‘打工’,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,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。” □李朝云

回忆杀

一分彩礼也不要

1967年,我正在上大学,就在我即将升入大五的暑假,我得以回到老家休假。一天,应媒人三婶的邀请,我晚上去她家相亲。

之前我听三婶介绍,姑娘是她的二外甥女,25岁,名叫玉香,是外村的。当天晚上,我如约来到三婶家。刚一进屋,让我大吃一惊,大屋里点着大灯泡,把屋子照得通明瓦亮。炕上早已坐满了大姑娘、小媳妇,地上的长板凳上坐着中青年男子,还有人干脆就站着,窗外还有小朋友隔着窗口看热闹。

我进屋前,他们正在谈笑风生。我进屋后,他们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。这时,三婶对我说:“大侄子,你来了,也没地方了。我往一边挪一下,你就坐我身边吧。”我说:“没问题。”此时,屋内异常安静。忽然,在炕上坐着的人群里,有个陌生的姑娘突然说:“我没意见了。”她这一声表态,三婶马上对我说:“大侄子,你看,既然我外甥女没意见,咱们这门亲事就算成啦!按咱们农村的习俗,今天就算相人,明天我们就去你家相家。大侄子,你说行吗?”我听了,高兴地告诉她:“行。”说完我就回家了。

第二天上午,我就站在我家大门口恭候三婶和玉香到来。过了一会,就见三婶和玉香来了。这时,我才看清玉香的长相,不禁暗暗惊叹:“好漂亮的姑娘呀!”

之后,她向我表态:“张顺,咱们都是新时代青年,结婚一定要给你们村的青年朋友做出个榜样,做到移风易俗,喜事简办,我一分钱的彩礼也不要,你看这样好不好?”我听后,喜不自禁地回应:“那太好了!”

1968年12月18日,我俩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□张顺